魏書

三十

列傳第六十一　魏書七十三

奚康生　楊大眼

崔延伯

奚康生河南洛陽人其先代人也世爲部落大人祖直平遠將軍柔玄鎮將入爲鎮北大將軍內外三都大官賜爵長進侯卒贈幽州刺史謚曰簡父普憐不仕而卒太和十一年蠕蠕頻來寇邊柔玄鎮都將李兜討擊之康生性驍勇有武藝弓力十石矢異常箭爲當時所服從兜爲

前驅軍主頻戰陷陳壯氣有聞由是爲宗子隊主從駕征鍾離駕旋濟淮五將未渡蕭衍遣將率衆據渚邀斷津路高祖勑曰能破中渚賊者以爲直閤將軍康生時爲軍主謂友人曰如其剋也得暢名績脫若不捷命也在天丈夫今日何爲不決遂便應募縛筏積柴因風放火燒其船艦依烟直進飛刀亂斫投河溺死者甚衆乃假康生直閤將軍後以勳除中堅將軍太子三校西臺直後吐京胡反自號辛支王康生爲

軍主從章武王彬討之胡遣精騎一千邀路斷
截康生率五百人拒戰破之追至石羊城斬首
三十級彬甲卒七千與胡對戰分爲五軍四軍
俱敗康生軍獨全遷爲統軍率精騎一千追胡
至車突谷詐爲墜馬胡皆謂死爭欲取之康生
騰騎奮矛殺傷數十人胡遂奔北辛支輕騎退
走去康生百餘步彎弓射之應弦而死因俘其
牛羊駝馬以萬數蕭鸞置義陽　招誘邊民康
生復爲統軍從王肅討之進圍其城鸞將張

伏護自昇城樓言辭不遜肅令康生射之以彊弓大箭望樓射窻扉開即入應箭而斃彼民見箭皆云狂弩以殺伏護賞帛一千匹又頻戰再退其軍賞三階帛五百匹蕭寶卷將裴叔業率衆圍渦陽欲解義陽之急詔遣高聰等四軍往援之後遣都督廣陵侯元衍並皆敗退時刺史孟表頻啓告高祖勑肅遣康生馳往赴援一戰大破之賞二階帛一千匹及壽春來降也遣康生領羽林一千人給龍廐馬兩匹馳赴壽

春既入其城命集城內舊老宣詔撫賚俄而
蕭寶卷將桓和頓軍梁城陳伯之據峽石民
心駭動頗有異謀康生乃防禦內外音信不通
固城一月援軍乃至康生出擊桓和伯之等二
軍並破走之拔梁城合肥洛口三戍以功遷征
虜將軍封安武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出為南
青州刺史後蕭衍郁洲遣軍主徐濟寇邊康
生率將出討破之生擒濟賞帛千匹時蕭衍聞
康生能引彊弓力至十餘石故特作大弓兩張

送與康生康生得弓便會集文武乃用平射猶有餘力其弓長八尺把中圍尺二寸箭麤殆如今之長笛觀者以爲希世絕倫弓即表送置之武庫又蕭衍遣將宋黑率衆寇擾彭城時康生遭母憂詔起爲別將持節假平南將軍領南青州諸軍擊走之後衍復遣都督臨川王蕭宏副將張惠紹勒甲十万規寇徐州又假宋黑徐州刺史領衆二万水陸俱進徑圍高塚戍詔授康生武衛將軍持節假平南將軍爲別將

領羽林三千人騎步甲士隨便割配康生二戰敗之還京召見宴會賞帛千匹賜驊騮御胡馬一匹出爲平西將軍華州刺史頗有聲績轉涇州刺史仍本將軍以輒用官炭瓦爲御史所劾削除官爵尋旨復之蕭衍直閤將軍徐玄明戍於郁洲殺其刺史張稷以城內附詔遣康生迎接賜細御銀纏槊一張幷棗奈果面勑曰果者果如朕心棗者早遂朕意未發之間郁洲復叛時揚州別駕裴絢謀反除康生平東將軍

爲別將領羽林四千討之會事平不行遭父憂起爲平西將軍西中郎將是歲大舉征蜀假康生安西將軍領步騎三万邪趣緜竹至隴右世宗崩班師除衛尉卿出爲撫軍將軍相州刺史在州以天旱令人鞭石虎畫像復就西門豹祠祈雨不獲令吏取豹舌未幾二兒暴喪身亦遇疾巫以爲虎豹之祟徵拜光禄卿領右衛將軍與元乂同謀廢靈太后遷撫軍大將軍河南尹仍右衛領左右與子難娶左衛將軍侯剛女即

元乂妹夫也乂以其通姻深相委託三人率多
俱宿禁內時或迭出乂以康生子難爲千牛備
身康生性麤武言氣高下乂稍憚之見于顏色
康生亦微懼不安正光二年三月肅宗朝靈太
后于西林園文武侍坐酒酣迭舞次至康生康
生乃爲力士舞及於折旋每顧視太后舉手蹈
足瞋目頷首爲殺縛之勢太后解其意而不敢
言日暮太后欲攜肅宗宿宣光殿侯剛曰至尊
已朝訖嬪御在南何勞留宿康生曰至尊陛下

兒隨陛下將東西更復訪問誰羣臣莫敢應
靈太后自起援肅宗臂下堂而去康生大呼唱
万歲於後近侍皆唱万歲肅宗引前入閤左右
競相排閤不得閉康生奪其子難千牛刀斫直
後元思輔乃得定肅宗既上殿康生時有酒勢
將出處分遂爲又所執鏁於門下至曉又不出
令侍中黃門僕射尚書等十餘人就康生所訊
其事處康生斬刑難處絞刑又與剛並在内矯
詔決之康生如奏難恕死從流難哭拜辭又康

生忻子免死又亦慷慨了不悲泣語其子云我不及死汝何爲哭也有司驅逼奔走赴市時巳昏闇行刑人注刀數下不死於地刻截咸言稟受意旨過至苦痛嘗食典御奚混與康生同執刀入內亦就市絞刑康生久爲將及臨州尹多所殺戮而乃信向佛道數捨其居宅以立寺塔凡歷四州皆有建置死時年五十四

子難年十八以侯剛子壻得停百日竟徙安州後尚書盧同爲行臺又令殺之康生於南山立

佛圖三層先死忽夢崩壞沙門有爲解云檀越當不吉利無人供養佛圖故崩耳康生稱然竟及禍靈太后反政贈都督冀瀛滄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又追封壽張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戶

子剛襲武定中青州開府主簿齊受禪爵例降

剛弟定國襲康生安武縣開國男

楊大眼武都氐難當之孫也少有膽氣跳走如飛然側出不爲其宗親顧待頗有飢寒之切太

和中起家奉朝請時高祖自代將南伐令尚書李沖典選征官大眼往求焉沖弗許大眼曰尚書不見知聽下官出一技便出長繩三丈許繫髻而走繩直如矢馬馳不及見者莫不驚歎沖曰自千載以來未有逸材若此者也遂用爲軍主大眼顧謂同寮曰吾之今日所謂蛟龍得水之秋自此一舉終不復與諸君齊列矣未幾遷爲統軍從高祖征宛葉穰鄧九江鍾離之閒所經戰陳莫不勇冠六軍世宗初裴叔業以壽春

內附大眼與奚康生等率衆先入以功封安成縣開國子食邑三百戶除直閤將軍尋加輔國將軍游擊將軍出爲征虜將軍東荆州刺史時蠻酋樊秀安等反詔大眼爲別將隷都督李崇討平之大眼妻潘氏善騎射自詣軍省大眼至於攻陳遊獵之際大眼令妻潘戎裝或齊鑣戰場或並驅林壑及至還營同坐幕下對諸寮佐言笑自得時指之謂人曰此潘將軍也蕭衍遣其前江州刺史王茂先率衆數万次于樊雍招

誘蠻夏規立兗州又令其所署兗州刺史雷豹
狼軍主曹仲宗等領衆二万偷據河南城世宗
以大眼爲武衛將軍假平南將軍持節都督統
軍曹敬邴虬樊魯等諸軍討茂先等大破之
斬衍輔國將軍王花龍驤將軍申天化俘馘七
千有餘衍又遣其甥張惠紹總率衆軍竊據
宿豫又假大眼平東將軍爲別將與都督邢巒
討破之遂乘勝長驅與中山王英同圍鍾離大
眼軍城東守淮橋東西二道屬水汎長大眼所

綰統軍劉神符公孫祉兩軍夜中爭橋奔退大眼不能禁相尋而走坐徙爲營州兵永平中世宗追其前勳起爲試守中山内史時高肇征蜀世宗慮蕭衍侵軼徐揚乃徵大眼爲太尉長史持節假平南將軍東征別將隷都督元遥過禦淮肥大眼至京師時人思其雄勇喜其更用臺省閭巷觀者如市大眼次譙南世宗崩時蕭衍遣將康絢於浮山遏淮規浸壽春詔加大眼光禄大夫率諸軍鎮荆山復其封邑後與蕭寶

寅俱征淮堰不能剋遂於堰上流鑿渠決水而還加平東將軍大眼善騎乘裝束雄竦擐甲折旋見稱當世撫巡士卒呼爲兒子及見傷痍爲之流泣自爲將帥恒身先兵士衝突堅陳出入不疑當其鋒者莫不摧拉南賊前後所遣督將軍未渡江預皆畏懾傳言淮泗荆沔之間有童兒啼者恐之云楊大眼至無不即止王肅弟子秉之初歸國也謂大眼曰在南聞君之名以爲眼如車輪及見乃不異人大眼曰旗鼓相望瞋眸奮

發足使君目不能視何必大如車輪當世推其
驍果皆以爲闞張弗之過也然征淮堰之役喜
怒無常捶撻過度軍士頗憾焉識者以爲性移
所致又以本將軍出爲荆州刺史常縛葛爲人
衣以青布而射之召諸蠻渠指示之曰卿等若
作賊吾政如此相殺也又北淯郡嘗有虎害大
眼搏而獲之斬其頭懸於穰市自是荆蠻相謂
曰楊公惡人常作我蠻形以射之又深山之虎
尚所不免遂不敢復爲寇盜在州二年而卒大

眼雖不學恒遣人讀書坐而聽之悉皆記識令
作露布皆口授之而竟不多識字也有三子長
䶵生次領軍次征南皆潘氏所生氣幹咸有父
風初大眼徙營州潘在洛陽頗有失行及爲中
山大眼側生女夫趙延寶言之於大眼大眼怒
幽潘而殺之後娶繼室元氏大眼之死也䶵生
等問印綬所在時元始懷孕自指其腹謂䶵生
等曰開國當我兒襲之汝等婢子勿有所望䶵
生深以爲恨及大眼喪將還京出城東七里營

車而宿夜二更甑生等開大眼棺延寶怪而問之征南射殺之元怖走入水征南又彎弓射之甑生曰天下豈有害毋之人乃止遂取大眼屍令人馬上抱之左右扶挾以叛荆人畏甑生等驍勇不敢苦追奔於襄陽遂歸蕭衍

崔延伯博陵人也祖壽於彭城陷入江南延伯有氣力少以勇壯聞仕蕭賾為緣淮遊軍帶濠口戍主太和中入國高祖深嘉之常為統帥膽氣絶人兼有謀略所在征討咸立戰功積勞

稍進除征虜將軍荊州刺史賜爵定陵男荊州土險蠻左爲寇每有聚結延伯輒自討之莫不摧殄由是穰土帖然無敢爲患永平中轉後將軍幽州刺史蕭衍遣其左遊擊將軍趙祖悅率衆偷據峽石詔延伯爲別將與都督崔亮討之亮令延伯守下蔡延伯與別將伊瓮生挾淮爲營延伯遂取車輪去輞削銳其輻兩兩接對揉竹爲絙貫連相屬並十餘道橫水爲橋兩頭施大轆轤出沒任情不可燒斫既斷祖悅等走路

又令舟舸不通由是衍軍不能赴救祖悦合軍
咸見俘虜於軍拜平南將軍光禄大夫延伯與
楊大眼等至自淮陽靈太后幸西林園引見延
伯等太后曰卿等志尚雄猛皆國之名將比平
峽石公私慶快此乃卿等之功也但淮堰仍在
宜須豫謀故引卿等親共量筭各出一圖以為
後計大眼對曰臣輙謂水陸二道一時俱下往
無不尅延伯曰臣今輙難大眼既對聖顔荅旨
宜實水南水北各有溝瀆陸地之計如何可前

愚臣短見願聖恩愍水兵之勤苦給復一年專
習水戰脫有不虞召便可用往無不獲靈太后
曰卿之所言深是宜要當勑如請二年除安北
將軍并州刺史在州貪汙聞於遠近還為金紫
光祿大夫出為鎮南將軍行岐州刺史假征西
將軍賜驊騮馬一匹正光五年秋以往在揚州
建淮橋之勳封當利縣開國男食邑二百戶尋
增邑一百戶改封新豐進爵為子時莫折念生
兄天生下隴東寇征西將軍元志為天生所擒

賊衆甚盛進屯黑水詔延伯為使持節征西將軍西道都督與行臺蕭寶夤討之寶夤與延伯結壘馬嵬南北相去百餘步寶夤日集督將論討賊方略延伯每云賊新制勝難與爭鋒寶夤正色責之曰君荷國寵靈摠戎出討便是安危所繫每云賊不可討以示怯懦損威挫氣乃君之罪延伯明晨詣寶夤自謝仍云今當仰為明公參賊勇怯延伯選精兵數千下渡黑水列陳西進以向賊營寶夤率衆於水東尋原

西北以示後繼於時賊衆大盛水西一里營營
連接延伯徑至賊壘揚威脅之徐而還退賊以
延伯衆少開營競追衆過十倍臨水逼蹙寶夤
親觀之懼有虧損延伯不與其戰身自殿後抽
衆東渡轉運如神須臾濟盡徐乃自渡賊徒奪
氣相率還營寶夤大悅謂官屬曰崔公古之關
張也今年何患不制賊延伯馳見寶夤曰此賊
非老奴敵公但坐看後日延伯勒衆而出寶夤
爲後拒天生悉衆來戰延伯申令將士身先士

卒陷其前鋒於是勇銳競進大破之俘斬十餘
万追奔及於小隴秦賊勁彊諸將所憚朝廷初
議遣將咸云非延伯無以定之果能剋敵授右
衛將軍於時万俟醜奴宿勤明達等寇掠涇川
先是盧祖遷伊瓮生數將等皆以元志前行之
始同時發雍從六陌道將取高平志敗仍停涇
部延伯既破秦賊乃與寶夤率衆會於安定
甲卒十二万鐵馬八千匹軍威甚盛醜奴置營
涇州西北七十里當原城時或輕騎暫來挑戰

大兵未交便示奔北延伯矜功負勝遂唱議先驅伐木別造大排內為鏁柱教習彊兵負而趨走號為排城戰士在外輜重居中自涇州緣原北上衆軍將出討賊未戰之間有賊數百騎詐持文書云是降簿乞且緩師寶夤延伯謂其事實逡巡未閱俄而宿勤明達率衆自東北而至乞降之賊從西競下諸軍前後受敵延伯上馬突陳賊勢摧挫便爾逐北徑造其營賊本輕騎延伯軍兼步卒兵力疲怠賊乃乘間得入排城

延伯軍遂大敗死傷者將有二万寶夤斂軍退
保涇州延伯脩繕器械購募驍勇復從涇川西
進去賊彭抗谷柵七里結營延伯恥前挫辱不報
寶夤獨出襲賊大破之俄頃間平其數柵賊皆
逃遁見兵人採掠散亂不整還來衝突遂大奔
敗延伯中流矢爲賊所害士卒死者万餘人延
伯善將撫能得衆心與康生大眼爲諸將之冠
延伯末路功名尤重時大寇未平而延伯死朝
野歎懼焉贈使持節車騎大將軍儀同三司定

州刺史論曰武烈又有王足者驍果多策略
隷邢巒伐蜀所在剋捷詔行益州刺史遂圍
涪城蜀人大震世宗復以羊祉為益州足聞
而引退後遂奔蕭衍次有王神念足之流也
後自頴川太守奔江南又冀州人李叔仁叔
仁弟龍環以勇壯為將統叔仁位至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陳郡開國公後為梁州刺史
歿於關西龍環正光中北征戰死白道其平
州刺史王買奴南秦州刺史曹敬南兗州刺

史樊魯益州刺史邢虬玄州刺史邢豹及屈祖嚴思達呂巨崔襲柴慶宗宗正珍孫盧祖遷高智方俱為將帥並有攻討之名而事迹不存無以編録然未若康生大眼延伯尤著也

史臣曰人主聞鞞鼓之響則思將帥之臣何則夷難平暴折衝禦侮為國之所繫也康生等俱以熊虎之姿奮征伐之氣亦一時之驍猛壯士之功名也

列傳第六十一　　魏書七十三

列傳第六十二

尒朱榮

尒朱榮字天寶北秀容人也其先居於尒朱川因爲氏焉常領部落世爲酋帥高祖羽健登國初爲領民酋長率契胡武士千七百人從駕平晉陽定中山論功拜散騎常侍以居秀容川詔割方三百里封之長爲世業太祖初以南秀容川原沃衍欲令居之羽健曰臣家世奉國給侍左右北秀容既在剗内差近京師豈以沃塉更

遷遠地太祖許之所居之處曾有狗舐地因而穿之得甘泉焉至今名狗舐泉羽健世祖時卒曾祖鬱德祖代勤繼爲領民酋長代勤世祖敬哀皇后之舅以外親兼數征伐有功給復百年除立義將軍曾圍山而獵部民射獸誤中其髀代勤仍令拔箭竟不推問曰此旣過誤何忍加罪部內聞之咸感其意高宗末假寧南將軍除肆州刺史高祖賜爵梁郡公以老致仕歲賜帛百匹以爲常年九十一卒賜帛五百匹布二百

匹贈鎮南將軍并州刺史謚曰莊孝莊初榮有
翼戴之勳追贈太師司徒公録尚書事父新興
太和中繼爲酋長家世豪擅財貨豐贏曾行馬
羣見一白蛇頭有兩角遊於馬前新興異之謂
曰爾若有神令我畜牧蕃息自是之後日覺滋
盛牛羊駝馬色別爲羣谷量而已朝廷每有征
討輙獻私馬兼備資糧助裨軍用高祖嘉之除
右將軍光禄大夫及遷洛後特聽冬朝京師夏
歸部落每入朝諸王公朝貴競以珍翫遺之新

興亦報以名馬轉散騎常侍平北將軍秀容第一領民酋長新興每春秋二時恒與妻子閱畜牧於川澤射獵自娛肅宗世以年老啓求傳爵於榮朝廷許之正光中卒年七十四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恒州刺史謚曰簡孝莊初贈假黃鉞侍中太師相國西河郡王榮絜白美容皃幼而神機明決及長好射獵每設圍誓衆便爲軍陳之法號令嚴肅衆莫敢犯秀容界有池三所在高山之上清深不測相傳曰祁連池魏言

天池世父新興曾與榮遊池上忽聞簫鼓之音
新興謂榮曰古老相傳凡聞此聲皆至公輔吾
今年已衰暮當爲汝耳汝其勉之榮襲爵後除
直寢游擊將軍正光中四方兵起遂散畜牧招
合義勇給其衣馬蠕蠕主阿那瓌寇掠北鄙詔
假榮節冠軍將軍別將隸都督李崇北征榮率
其新部四千人追擊度磧不及而還秀容內附
胡民乞扶莫于破郡殺太守南秀容牧子萬子
乞真反叛殺太僕卿陸延并州牧子素和婆崘

崄作逆榮並前後討平之遷直閤將軍冠軍將
軍仍別將内附叛胡乞步落堅胡劉阿如等作
亂瓜肆勑勤北列步若反於沃陽榮並滅之以
功封安平縣開國侯食邑一千戸尋加通直散
騎常侍勑勤解律洛陽作逆桑乾西與費也頭
牧子迭相掎角榮率騎破洛陽於深井逐牧子
於河西進號平北將軍光禄大夫假安北將軍
爲北道都督尋除武衞將軍俄加使持節安北
將軍都督恒朔討虜諸軍假撫軍將軍進封博

陵郡公增邑五百户其梁郡前爵聽賜第二子
時榮率衆至肆州刺史尉慶賓畏惡之閉城
不納榮怒攻拔之乃署其從叔羽生爲刺史執
慶賓於秀容自是榮兵威漸盛朝廷亦不能罪
責也尋除鎮北將軍鮮于脩禮之反也榮表東
討復進號征東將軍右衛將軍假車騎將軍都
督并肆汾廣恒雲六州諸軍事進爲大都督加
金紫光禄大夫時杜洛周陷中山於時車駕聲
將北討以榮爲左軍不行及葛榮吞洛周凶勢

轉盛榮恐其南逼鄴城表求遣騎三千東援相
州肅宗不許又遷車騎將軍右光祿大夫尋進
位儀同三司榮以山東賊盛慮其西逸乃遣兵
固守滏口以防之復上書曰臣前以二州頻反
大軍喪敗河北無援實慮南侵故令精騎三千
出援相州京師影響斷其南望賊聞此衆當亦
息圖便還奉勑去念生梟劉寶夤受擒醜奴明
達並送誠款三輔告謐關隴載寧費穆虎旅大
翦妖蠻兩絳狂蜀漸已稽顙又承北海王顥率

衆二万出鎮相州北海皇孫名位崇重鎮撫鄴
城實副羣望惟願廣其配衣及機早遣令畱
雖平兵未可役山南隣賊理無發召王師雖衆
頻被摧北人情危怯實謂難用若不更思方略
無以万全如臣愚量蠕蠕主阿那瓌荷國厚恩
未應忘報求乞一使慰喻那瓌即遣發兵東引
直趣下口揚威振武以躡其背北海之軍鎮撫
相部嚴加警備以當其前臣麾下雖少輙盡力
命自井陘以北隘口以西分防險要攻其肘腋

葛榮雖并洛周威恩未著人類差異形勢可分於是榮遂嚴勒部曲廣召義勇北捍馬邑東塞井陘尋屬肅宗崩事出倉卒榮聞之大怒謂鄭儼徐紇爲之與元天穆等密議稱兵入匡朝廷討定之乃抗表曰伏承大行皇帝背棄万方奉諱號踴五内摧剥仰尋詔旨實用驚惋今海内草草異口一言皆云大行皇帝鴆毒致禍臣等外聽訟言内自追測去月二十五日聖體康悆至於二十六日奄忽昇遐即事觀望實有所

惑且天子寢疾侍臣不離左右親貴名醫瞻仰患狀面奉音旨親承顧託豈容不豫初不召醫崩棄曾無親奉欲使天下不爲惟愕四海不爲喪氣豈可得乎復皇后女生稱爲儲兩疑惑朝野虛行慶宥宗廟之靈見欺兆民之望已失使七百危於累卵社稷墜於一朝方選君嬰孩之中寄治乳抱之日使姦豎專朝賊臣亂紀惟欲指影以行權假形而弄詔此則掩眼捕雀塞耳盜鍾今秦隴塵飛趙魏霧合寶夤醜奴勢

逼亟雍葛滎就德憑陵河海楚兵卒密邇在
郊古人有言邦之不臧隣之福也一旦聞此誰
不覬覦竊惟大行皇帝聖德馭宇繼體正君猶
邊烽迭舉妖寇不滅況今從佞臣之計隨親戚
之談舉潘嬪之女以誑百姓奉未言之兒而臨
四海欲使海内安乂愚臣所未聞也伏願留聖
善之慈回須臾之慮照臣忠誠録臣至款聽臣
赴闕預參大議問侍臣帝崩之由訪禁旅不知
之狀以徐鄭之徒付之司敗雪同天之恥謝遠

近之怨然後更召宗親推其年德聲副遐邇改
承寶祚則四海更蘇百姓幸甚於是遂勒所統
將赴京師靈太后甚懼詔以李神軌爲大都督
將於大行杜防榮抗表之始遣從子天光親信
奚毅及倉頭王相入洛與從弟世隆密議廢立
天光乃見莊帝具論榮心帝許之天光等還北
榮發晉陽猶疑所立乃以銅鑄高祖及咸陽王
禧等六王子孫像成者當奉爲主惟莊帝獨就
師次河内重遣王相密來奉迎帝與兄彭城王

劭弟始平王子正於高渚潜渡以赴之榮軍將士咸稱万歲於時武泰元年四月九日也十一日榮奉帝為主詔以榮為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大將軍開府兼尚書令領軍將軍領左右太原王食邑二万戸十二日百官皆朝於行宮十三日榮惑武衞將軍費穆之說乃引迎駕百官於行宮西北云欲祭天朝士既集列騎圍遶責天下喪亂明帝卒崩之由云皆緣此等貪虐不相匡弼所致因縱兵亂害王公卿士皆

斂手就戮死者千三百餘人皇弟皇兄並亦見
害靈太后少主其日暴崩榮遂有大志令御史
趙元則造禪文遣數十人遷帝於河橋至夜四
更中復奉帝南還營幕帝憂憤無計乃令人
喻旨於榮曰帝王迭襲盛衰無常既屬屯運四
方瓦解將軍杖義而起前無橫陳此乃天意非
人力也我本相投規存性命帝王重位豈敢妄
希直是將軍見逼權順所請耳今璽運已移天
命有在宜時即尊號將軍必若推而不居存魏

社稷亦任更擇親賢共相輔戴榮旣有異圖遂
鑄金爲已像數四不成時幽州人劉靈助善卜
占爲榮所信言天時人事必不可爾榮亦精神
恍惚不自支持久而方悟遂便愧悔於是獻武
王榮外兵參軍司馬子如等切諫陳不可之理
榮曰愆誤若是惟當以死謝朝廷今日安危之
機計將何出獻武王等曰未若還奉長樂以安
天下於是還奉莊帝十四日輿駕入宮于時或
云榮欲遷都晉陽或云欲肆兵大掠迭相驚恐

人情駭震京邑士子不一存率皆逃竄無敢出
者直衛空虛官守廢曠榮聞之上書曰臣世荷
蕃寄征討累年奉忠王室志存效死直以太后
淫亂孝明暴崩遂率義兵扶立社稷陛下登祚
之始人情未安大兵交際難可齊一諸王朝貴
橫死者衆臣今粉軀不足塞往責以謝亡者然
追榮褒德謂之不朽乞降天慈微申私責無上
王請追尊帝號諸王刺史乞贈三司其位班三
品請贈令僕五品之官各贈方伯六品已下及

白民贈以鎮郡諸死者無後聽繼即授封爵均
其高下節級別科使恩洽存亡有慰生死詔曰
覽表不勝鯁塞朕德行無感致茲酷濫尋繹往
事貫切於懷可如所表自茲已後贈終叨濫庸
人賤品動至大官爲識者所不貴武定中齊文
襄王始革其失追褒有典焉榮啓帝遣使循城
勞問於是人情遂安朝士逃亡者亦稍來歸闕榮
又奏請番直朔望之日引見三公令僕尚書九
卿及司州牧河南尹洛陽河陰執事之官參論

國治經綸王道以爲常式五月榮還晉陽七月
詔曰乾坤統物星象賛其功皇王御運股肱匡
其業是以周道中缺齊晉立濟世之忠殷祚或
虧彭韋振救時之節自前朝失御厄運薦臻太
原王榮爰戴朕躬推臨萬國勲踰伊霍功格二
儀王室不壞伊人是賴可柱國大將軍兼録尚
書事餘如故時葛榮將向京師衆號百萬相州
刺史李神軌閉門自守賊鋒已過汲郡所在村
塢悉被殘略榮啓求討之九月乃率精騎七千

馬皆有副倍道兼行東出滏口葛榮爲賊既久
橫行河北時衆寡非敵議者謂無制賊之理葛
榮聞之喜見於色乃令其衆曰此易與耳諸人
俱辦長繩至便縛取葛榮自鄴以北列陳數十
里箕張而進榮潛軍山谷爲奇兵分督將已上
三人爲一處處有數百騎令所在揚塵鼓譟使
賊不測多少又以人馬逼戰刀不如棒密勅軍
士馬上各齎神棒一枚置於馬側至於戰時不
聽斬級以棒棒之而已慮廢騰逐也乃分命壯

勇所當衝突號令嚴明戰士同奮榮身自陷陳
出於賊後表裏合擊大破之於陳擒葛榮餘衆
悉降榮以賊徒既衆若即分割恐其疑懼或更
結聚乃普告勒各從所樂親屬相隨任所居止
於是羣情喜悅登即四散數十万衆一朝散盡
待出百里之外乃始分道押領隨便安置咸得
其宜擢其渠帥量力授用新附者咸安時人服
其處分機速乃檻車送葛榮赴闕詔曰功格天
地錫命之位必崇道濟生民褒賞之名宜大是

以肴華賛毫不次之號爰歸渭叟翼周殊世之
班載集況導源積石襲構崐山門踵英猷弼成
鴻業抗髙天之摧柱振厚地之絶維德冠五侯
勲髙九伯者哉太原王榮代苟蕃寵世載忠烈
入匡頹運出勦元兇使積年之霧倏焉滌蕩數
載之塵一朝清謐燕恒既泰趙魏還蘇比績況
功古今莫二若不式稽舊典增是禮數將何以
昭德報功遠明國範可大丞相都督河北畿外
諸軍事增邑一万戶通前三万餘官悉如故初

榮之將討葛榮也軍次襄垣遂令軍士列圍大獵有雙兔起於馬前榮乃躍馬彎弓而誓之曰中之則擒葛榮不中則否既而並應弦而殪三軍咸悅及破賊之後即命立碑於其所號雙兔碑榮將戰之夜夢一人從葛榮索千牛刀而葛榮初不肯與此人自稱我是道武皇帝汝何敢違葛榮乃奉刀此人手持授榮既寤而喜自知必勝又詔曰我皇魏道契神元德光靈範源先二象化穆五才玉曆與日月惟休金鼎共乾

坤俱永而正光之末皇運時屯百揆咸亂九宮
失叙朝野撫膺士女嗟怨遂使四海土崩九區
瓦解逆賊杜周虔劉燕代妖寇葛榮假盜魏
趙常山易水戎鼓夜驚冰井叢臺胡塵晝合
朔南名邑丘墟河北殆成灰燼宗廟懷匪安之
慮社稷急不測之憂天丞相太原王榮道鏡域
中德光區外神昭藏往思實知來義運先勳忠
資囊烈遂能大建義謀收集忠勇熊羆競逐
虎豹爭先軒翥南溟摶風北極氣震休原勢

動山岳弔民伐罪殲比鯨鯢戮卒多於長平積
器高於熊耳秦晉聞聲而喪膽齊莒側聽而
讋息中興之業是乎再隆太平之基茲焉更始
雖復伊霍宣翼之功桓文崇贊之道何足以髣
髴鴻蹤比勳盛烈道格普天仁沾率土振古以
來未有其比若不廣錫山河大開土宇何以表
大義之崇高標盛德之廣遠可以冀州之長樂
相州之南趙定州之博陵滄州之浮陽平州之
遼西燕州之上谷幽州之漁陽等七郡各萬戶

通前滿十萬戶爲太原國邑又進位太師餘如故建義初北海王元顥南奔蕭衍衍乃立爲魏主資以兵將時邢杲寇亂三齊與顥應接朝廷以顥孤弱不以爲慮永安三年春詔大將軍元穆先平齊地然後回師征顥顥以大軍未還乘虛徑進旣陷梁國鼓行而西滎陽虎牢並皆不守五月車駕出幸河北事出不虞天下改望榮聞之即時馳傳朝行宮於上黨之長子行其部分輿駕於是南轅榮爲前驅旬日之間兵馬大

集資糧器仗繼踵而至天穆既平邢杲亦渡河
以會車駕顥都督宗正珍孫河內太守元襲固
守不降榮攻而尅之斬珍孫元襲以徇帝幸河
內城榮與顥相持於河上顥令都督安豐王延
明緣河據守榮既未有舟船不得即渡議欲還
北更圖後舉黃門郎楊侃高道穆等並謂大軍
若還失天下之望固執以為不可語在侃等傳
屬馬渚諸楊云有小船數艘求為鄉導榮乃令
都督介朱兆等率精騎夜濟登岸奮擊顥子

領軍將軍冠受率馬步五千拒戰兆大破之臨
陳擒冠受延明聞冠受見擒遂自逃散顥便率
麾下南奔事在其傳車駕渡河入居華林園詔
曰周武奉時藉十亂以纂曆漢祖先天資三傑
以除暴理民濟治斯道未爽使持節柱國大將
軍大丞相太原王榮蘊伏風煙抱含日月揔奇
正以成術兼文武而為資昔虔亂朝韜光戢翼
秣馬冀北厲兵晉陽佇龍顏而振腕想日角以
歎息忠勇奮發虎士如林義功始立所向風靡

故能芟夷羣惡振此頹綱俾朕寡昧獲承鴻緒雖大位克正而衆盜未息葛榮跋扈仍亂中原建旗伐罪授首殲馘元顥凶頑構成巨舋阻弄吳楚虧汙宗社朕徙御北徂劬勞鞍甲王闈難星奔一舉大定下洽民和上匡王室鴻勳巨績書契所未紀飲至策勳事絶於比況非常之功必有非常之賞可天柱大將軍此官雖訪古無聞今員未有太祖已前增置此號式遵典故用錫殊禮又宜開土宇可增封十萬通前二

十萬加前後部羽葆鼓吹餘如故榮尋還晉陽先是葛榮枝黨韓婁仍據幽平二州榮遣都督侯淵討斬之時賊帥万俟醜奴蕭寶夤擁衆函涇兇勢日盛榮遣其從子天光爲雍州刺史令率都督賀拔岳侯莫陳悅等揔衆入關討之天光旣至雍州以衆少不敵逡巡未集榮大怒遣其騎兵參軍劉貴馳驛詣軍加天光杖罰天光等大懼乃進討連破之擒醜奴寶夤並檻車送闕天光又擒王慶雲万俟道樂關西悉平於是天

下大難便以盡矣榮性好獵不舍寒暑至於
列圍而進必須齊一雖遇阻險不得回避虎豹
逸圍者坐死其下甚苦之太宰元天穆從容謂
榮曰大王勳濟天下四方無事惟宜調政養民
順時蒐狩何必盛夏馳逐傷犯和氣榮便攘肘
謂天穆曰太后女主不能自正推奉天子者此
是人臣常節葛榮之徒本是奴才乘時作亂妄
自署假譬如奴走擒獲便休頃來受國大寵未
能開拓境土混一海內何宜今日便言勳也如

聞朝士猶自寬縱今秋欲共兄戒勒士馬校獵
嵩原令貪汚朝貴入圍搏虎仍出魯陽歷三
荆悉擁生蠻北塡六鎮回軍之際因平汾胡明
年簡練精騎分出江淮蕭衍若降乞爲萬戶侯如
其不降徑渡數千騎便往縛取待六合寧一八
表無塵然後共兄奉天子巡四方觀風俗布政
敎如此乃可稱勳耳今若止獵兵士懈怠安可
復用也榮身雖居外恒遥制朝廷廣布親戚列
爲左右伺察動靜小大必知或有僥倖求官者

皆詣榮承候得其啓請無不遂之曾闕補定州曲陽縣令吏部尚書李神儁以階懸不奉別更擬人榮聞大怒即遣其所補者往奪其任榮使入京雖復微蔑朝貴見之莫不傾靡及至闕下未得通奏恃榮威勢至乃忿怒榮曾啓北人爲河南諸州莊帝未許天穆入見面啓曰天柱既有大功若請普代天下官屬恐陛下亦不得違之如何啓數人爲州便停不用帝正色曰天柱若不爲人臣朕亦須代如其猶存臣節無代

天下百官理此事復何足論榮聞所啓不允大
爲恚恨曰天子由誰得立今乃不用我語莊帝
外迫於榮恒快快不悅兼懲榮河陰之事恐終
難保又城陽王徽侍中李彧等欲擅威權懼榮
害之復相間構日月滋甚於是莊帝密有圖
榮之意三年九月榮啓將入朝朝士慮其有變
莊帝又畏惡之榮從弟世隆與榮書勸其不
來榮妻北鄉郡長公主亦勸不行榮並不從帝
既圖榮榮至入見即欲害之以天穆在并恐

爲後患故隱忍未發榮之入洛有人告榮云帝欲圖之榮即具奏帝曰外人告云亦言王欲害我我豈信之於是榮不自疑每入謁帝從人不過數十又皆挺身不持兵仗及天穆至帝伏兵於明光殿東廊引榮及榮長子菩提天穆等俱入坐定光禄少卿魯安典御李侃晞等抽刀而至榮窘迫起投御坐帝先横刀膝下遂手刃之安等亂斫榮與天穆菩提同時俱死榮時年三十八於是内外喜叫聲滿京城既而大赦

前廢帝初世隆等得志乃詔曰故使持節侍中都督河北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大丞相太師領左右兼錄尚書北道大行臺太原王榮功濟區夏誠貫幽明天不慭遺奄從物化追終寢續列代通謨紀德銘勳前王令範可贈假黃鉞相國錄尚書事司州牧使持節侍中將軍王如故又詔曰故假黃鉞持節侍中相國錄尚書　都督中外諸軍事天柱大將軍司州牧太原王榮惟岳降靈應期作輔功侔伊霍德契桓文方籍棟

梁永康國命道長運短震悼兼深前已襃贈
用彰厥美然禮數弗窮文物有闕遠近之望
猶或未盡宜循舊典更加殊錫可追號爲晉王
加九錫給九旒鑾輅虎賁班劒三百人轀輬車
準晉太宰安平獻王故事謚曰武詔曰武王泰之
末乾樞中圮丕基寶命有若綴旒晉王桀固天
所縱世秉忠誠匡邦國再造區夏俾我頹綱
於斯復振雖勲銘王府德被管絃而從祀之禮
於茲尚闕非所以酬懋實於當時騰殊績於不朽

宜遵舊典配享高祖廟庭

菩提肅宗末拜羽林監尋轉直閤將軍孝莊初以榮翼戴之勳超授散騎常侍平北將軍中書令轉太常卿遷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加侍中特進死時年十四前廢帝初贈侍中驃騎大將軍司徒公冀州刺史謚曰惠

菩提弟叉羅孝莊初除散騎常侍武衛將軍初襲梁郡公又進爵爲王尋卒贈侍中車騎將軍司空公雍州刺史

乂羅弟文殊建義初封平昌郡開國公進爵爲王孝静初轉襲榮爵太原王薨於晉陽時年九歲

文殊弟文暢初封昌樂郡開國公食邑二千户以榮破葛賊之勳進爵爲王增邑千户超授散騎常侍撫軍將軍後除肆州刺史仍本將軍加開府儀同三司武定三年春坐與前東郡太守任曹等謀反伏誅時年十八

文暢弟文略襲爵梁郡王武定末撫軍將軍光

祿大夫
史臣曰太祖撫運秉時奄開王業世祖以武功一海內高祖以文德革天下世宗之後政道頗虧及明皇幼沖女主南面始則于忠專恣繼以元叉權重握賞罰之柄擅生殺之威榮悴在親踈貴賤由離合附會者結之以子女進趨者要之以金帛且佞諛用事功勤不賞居官肆其聚歛秉勢極其陵暴於是四海囂然已有群飛之漸矣逮於靈后反政宣淫於朝鄭儼手運天

機口吐王制李軌徐紇刺促以求先元略元徽喔咿以競入私利畢舉公道盡亡遐邇怨憤天下鼎沸傾覆之徵於此至矣介朱榮緣將帥之列藉部衆之用屬肅宗暴崩民怨神怒遂有匡頹拯弊之志援主逐惡之圖蓋天啓之也於時上下離心文武解體咸企忠義之聲俱聽桓文之舉勞不汗馬朝野靡然扶翼懿親宗祏有主祀魏配天不殞舊物及夫擒葛榮誅元顥戮邢杲翦韓婁醜奴寶夤咸梟馬市此諸

魁者或據象魏或僭號令人謂秉皇符身各謀帝業非徒鼠竊狗盜一城一聚而已苟非榮之致力剋夷大難則不知幾人稱帝幾人稱王也然則榮之功烈亦已茂乎而始則希覬非望睥睨宸極終乃靈后少帝沈流不反河陰之下衣冠塗地此其所以得罪人神而終於夷戮也向使榮無姦忍之失脩德義之風則彭韋伊霍夫何足數至於末迹見猜地逼貽斃斯則蒯通致說於韓王也

列傳第六十二　　　　魏書七十四

列傳第六十三　　　　魏書七十五

尒朱兆　　　　尒朱彦伯

尒朱度律　　　尒朱天光

尒朱兆字萬仁榮從子也少驍猛善騎射手格猛獸蹻捷過人數從榮遊獵至於窮巖絶㵎人所不能升降者兆先之榮以此特加賞愛任爲爪牙榮曾送臺使見二鹿乃命兆前止授二箭曰可取此鹿供今食也遂停馬構火以待之俄然兆獲其一榮欲矜夸使人責兆曰何不

盡取杖之五十後以軍功除平遠將軍步兵校
尉榮之入洛兆兼前鋒都督及孝莊即阼特除
中軍將軍金紫光禄大夫又假驍騎將軍建興
太守尋除使持節車騎將軍武衛將軍左光
禄大夫都督頻川郡開國公食邑千二百戶從
後上黨王天穆討平邢杲及元顥之屯於河橋
榮遣兆與賀拔勝等自馬渚西夜渡數百騎
襲擊顥子冠受擒之又進破安豐王延明顥於
是退走莊帝還宫論功除散騎常侍車騎大

將軍儀同三司增邑八百戶爲汾州刺史復增
邑一千戶尋加侍中驃騎大將軍又增邑五百
戶及尒朱榮死也兆自汾州率騎據晉陽元曄
立授兆大將軍爵爲王兆與世隆等定謀攻洛
兆遂率衆南出進達太行大都督源子恭下都
督史仵龍開壘降兆子恭退走兆輕兵倍道從
河梁西涉度掩襲京邑先是河邊人夢神謂
己曰尒朱家欲渡河用尒作灅波津令爲之縮
水脉月餘夢者死及兆至有行人自言知水淺

覘以草往往表揷而導道焉忽失其所在兆遂策馬涉渡是日暴風鼓怒黃塵漲天騎叩宮門宿衛乃覺彎弓欲射袍撥弦矢不得發一時散走帝步出雲龍門外爲兆騎所縶於永寧佛寺兆撲殺皇子汙辱妃嬪縱兵虜掠停洛旬餘先令衛送莊帝於晉陽兆後於河梁監閱財貨遂害帝於五級寺初兆將向洛也遣使招齊獻武王欲與同舉王時爲晉州刺史謂長史孫騰曰臣而伐君其逆已甚我今

不往彼必致恨卿可往申吾意但云山蜀未平
今方攻討不可委之而去致有後憂定蜀之日
當隔河爲犄角之勢如此報之以觀其趣騰乃
詣兆及之於并州大谷具申王言兆殊不悅且
曰還白高兄弟有吉夢今段之行必有克獲
騰問王夢如何兆荅曰吾比夢吾亡父登一高
堆堆旁之地悉皆耕熟唯有馬蘭草株往往
猶在吾父問言何故不拔左右去堅不可去吾
父顧我令下拔之吾手所至無不盡出以此而

言往必有利騰還具報王曰兆等猖狂舉兵犯
上吾今不同倩忌成矣勢不可反事尒朱令也
南行天子列兵河上兆進不能渡退不得還吾
乘山東下出其不意此徒可以一舉而擒俄而
兆剋京師孝莊幽縶都督尉景從兆南行以
書報王王得書大驚召騰示之曰卿可馳騎詣
兆示以謁賀密觀天子今在何處爲隨兆軍府
爲別送晉陽脫其送并卿宜馳報吾當於路
邀迎唱大義於天下騰晨夜驅馳已遇帝於

中路王時率騎東轉聞帝已渡於是西還仍與
兆書陳其福禍不宜害天子受惡名兆怒不納
帝遂暴崩初榮既死莊帝詔河西人紇豆陵
步蕃等令襲秀容兆入洛後步蕃兵勢甚
盛南逼晉陽兆所以不暇留洛回師禦之兆雖
驍果本無策略頻為步蕃所敗於是部勒士馬
謀出山東令人頻徵獻武王於晉州乃分三州
六鎮之人令王統領既分兵別營乃引兵南出
以避步蕃之銳步蕃至於樂平郡王與兆還討

破之斬步蕃於秀容之石鼓山其衆退走兆將數十騎詣王通夜宴飲後還營招王王知兆難信未能顯示將欲詣之臨上馬長史孫騰牽衣而止兆乃隔水責罵騰等於是各去王還自襄垣東出兆歸晉陽及前廢帝立授兆使持節侍中都督中外諸軍事柱國大將軍領軍將軍領左右并州刺史兼録尚書事大行臺又以兆爲天柱大將軍兆謂人曰此是叔父終官我何敢受遂固辭不拜尋加都督十州諸軍

事世襲并州刺史齊獻武王之剋殷州也兆與仲遠度律約共討之仲遠度律次於陽平兆出井陘屯於廣阿衆號十万王廣縱反間或云世隆兄弟謀欲害兆復言兆與王同圖仲遠等於是兩不相信各致猜疑徘徊不進仲遠等頻使斛斯椿賀拔勝往喻之兆輕騎三百來就仲遠同坐幕下兆性麤獷意色不平手舞馬鞭長嘯凝望深疑仲遠等有變遂趨出馳還仲遠遣椿勝等追而曉譬兆遂拘縛將還經日放遣

仲遠等於是奔退王乃進擊兆兆軍大敗兆與
仲遠度律遂相疑阻乆而不和世隆請前廢帝
納兆女爲后兆乃大喜世隆厚禮喻兆赴洛深
示卑下隨其所爲無敢違者兆與天光度律更
自信約然後大會於韓陵山戰敗復奔晉陽遂
大掠并州城內獻武王自鄴進討之兆遂走於
秀容王又追擊度赤洪嶺破之衆並降散兆竄
於窮山殺所乘馬自縊於樹王收而葬之兆果
於戰鬬每有征伐常居鋒首當時諸將伏其材

力而麤獷脫少智無將領之能榮雖奇其膽決然每云兆不過將三千騎多則亂矣

兆弟智虎前廢帝封為安定王驃騎大將軍肆州刺史開府儀同三司與兆俱走獻武王擒之於梁郡岢嵐南山赦之後死於晉陽

尒朱彥伯榮從弟也祖侯真高祖時並安二州刺史始昌侯父買珍世宗時武衛將軍出為華州刺史彥伯性和厚釋褐奉朝請累遷奉車都尉為榮府長史元曄立以為侍中前廢

帝潛默龍花佛寺彥伯敦喻往來尤有勤款廢帝既立介朱兆以己不預謀大爲忿恚將攻世隆詔令華山王鷙兼尚書僕射北道大使慰喻兆兆猶不釋世隆復遣彥伯自往喻之兆乃止及還帝讌彥伯於顯陽殿時侍中源子恭黃門郎竇瑗並侍坐彥伯曰源侍中比爲都督與臣相持於河內當介之時旗鼓相望眇如天隔寧期同事陛下今日之歡也子恭曰朝通有言犬吠非其主他日之事永安猶今日之事陛下

耳帝曰源侍中可謂有射鉤之心也遂令二人
極醉而罷尋除使持節驃騎大將軍右光祿大
夫馬場大都督封博陵郡開國公後進爵爲王
又遷司徒于時炎旱有勸彥伯解司徒者乃上
表遜位詔許之俄除儀同三司侍中彥伯於兄
弟之中差無過患天光等敗於韓陵彥伯欲領
兵屯河橋以爲聲勢世隆不從及張勸等掩襲
世隆彥伯時在禁直從長孫稚等於神虎門啓
陳齊獻武王義功既振將除尒朱廢帝令舍人

郭崇報彥伯知彥伯狼狽出走為人所執尋與世隆同斬於閶闔門外懸首於斛斯椿門樹傳首於齊獻武王先是洛中謠曰三月末四月初揚灰簸土覓真珠又曰頭去項脚根齊驅上樹不須梯至是並驗

彥伯弟仲遠頗知書計肅宗末年尒朱榮兵威稍盛諸有啓謁率多見從而仲遠摹寫榮書又刻榮印與尚書令史通為姦詐造榮啓表請人為官大得財貨以資酒色落魄無行及孝莊即

作除直寢寧遠將軍步兵校尉尋特除平北將軍建興太守頓丘縣開國侯邑五百戶後加散騎常侍及改郡立州遷使持節車騎將軍建州刺史加侍中進爵為公增邑五百戶尋改封清河郡又加車騎大將軍左光祿大夫轉使持節本將軍徐州刺史兼尚書左僕射三徐州大行臺尋進督三徐州諸軍事餘如故仲遠上言將統參佐人數不足事須在道更僕以充其負竊見比來行臺採募者皆得權立中正在軍

定第斟酌授官今求兼置權濟軍要詔從之於是隨情補授肆意聚斂介朱榮死仲遠勒衆來向京師攻陷西兗州將逼東郡莊帝詔諸督將駱驛進討並爲仲遠所敗又詔都督鄭先護及右衞將軍賀拔勝共討之勝戰不利仍降仲遠尋介朱兆入洛先護衆散而走前廢帝立除使持節侍中都督三徐二兗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開府儀同三司徐州刺史東道大都督大行臺進爵彭城王尋加大將軍又兼尚書令竟

不之州遂遣鎮於大梁仲遠遣使請準朝式在軍嗚騶帝覽啓笑而許之其肆情如此復進督東道諸軍本將軍兖州刺史餘如故仲遠天性貪暴大宗富族誣之以反殁其家口簿籍財物皆以入已丈夫死者投之河流如此者不可勝數諸將婦有美色者莫不被其淫亂自滎陽以東輸稅悉入其軍不送京師時天光控關右仲遠在大梁兆據并州世隆居京邑各自專恣權彊莫比焉所在並以貪虐爲事於是四方

解體又加太宰解大行臺仲遠專恣尤劇方之彥伯世隆最為無禮東南牧守下至民俗比之豺狼特為患苦後移屯東郡率衆與度律等拒齊獻武王尒朱兆領騎數千自晉陽來會軍次陽平王縱以間說仲遠等迭相猜疑狼狽遁走後與天光等於韓陵戰敗南走東郡仍奔蕭衍死於江南

仲遠弟世隆字榮宗肅宗末為直齋轉直寢後兼直閤加前將軍尒朱榮表請入朝靈太后惡

之令世隆詣晉陽慰喻榮榮因欲留之世隆曰朝廷疑兄故令世隆來今若遂住便有內備非計之善者榮乃遣之榮舉兵南出世隆遂遁走會榮於上黨建義初除給事黃門侍郎莊帝即位乃特除侍中領軍將軍左衛將軍領左右肆州大中正封樂平郡開國公食邑一千二百戶又除車騎將軍兼領軍儀授左光祿大夫兼尚書右僕射尋即真元顥逼大梁詔假儀同三司前軍都督鎮虎牢世隆不關世事無將帥

之略顥旣剋滎陽擒行臺陽昱世隆懼而遁還
莊帝倉卒北巡世隆之罪也駕在河內假驃騎
大將軍行臺右僕射都督相州諸軍事相州
刺史當州都督及車駕還宮除驃騎大將軍
尚書左僕射攝選左右廂出入以停年格取士
頗爲猥濫所稱又請解侍中詔加散騎常侍莊
帝之將圖尒朱榮也或有牓世隆門以陳其狀
者世隆封以呈榮勸其不入榮自恃威彊不以
爲意遂手毀密書唾地曰世隆無膽誰敢生

心及榮死世隆奉榮妻燒西陽門率衆夜走北攻河橋殺武衛將軍奚毅率衆還戰大夏門外朝野震懼憂在不測莊帝遣前華陽太守段育慰喻世隆斬之以徇會李苗燒絕河梁世隆乃北遁建州刺史陸希質閉城拒守世隆攻剋之盡殺城人以肆其忿及至長子與度律等共推長廣王曄爲主曄以世隆爲開府儀同三司尚書令樂平郡王加太傅行司州牧增邑五千戶先赴京師會兆於河陽兆既平京邑

自以爲功讓世隆曰叔父在朝多時耳目應廣如何不知不聞令天柱受禍按劒瞋目聲色甚厲世隆遜辭拜謝然後得已世隆深恨之時仲遠亦自滑臺入京世隆與兄弟密謀以元曄疎遠欲推立前廢帝而尒朱度律意在寶炬乃曰廣陵不言何以主天下世隆兄彥伯密相敦喻乃與度律同往龍花佛寺觀之後知能語遂行廢立初世隆之爲僕射自憂不了乃取尚書文簿在家省閱性聰解積十餘日然後視事

又畏尒朱榮威深自克勉留心几案傍接賓客
遂有解了之名榮死之後無所顧憚及爲尚書
令常使尚書郎宋遊道邢昕在其宅聽視事東
西別坐受納訴訟稱命施行其專恣如此既揔
朝政生殺自由公行淫佚無復畏避信任羣小
隨其與奪又欲收軍人之意加汎除授皆以將
軍而兼散職督將兵吏無虛號者自此五等大
夫遂致猥濫又無貧限天下賤之武定中齊文
襄奏皆罷於是始革其弊世隆兄弟羣從各擁

彊兵割剝四海極其暴虐姦諂蛆酷多見信用溫良名士罕預腹心於是天下之人莫不厭毒世隆尋讓太傅改授太保又固辭前廢帝特置儀同三師之官次上公之下以世隆爲之贈其父買珍使持節侍中相國録尚書事都督定相青齊濟五州諸軍事大司馬定州刺史及齊獻武王起義兵仲遠度律等愚戇恃彊不以爲慮而世隆獨深憂恐及天光戰敗世隆請出收兵前廢帝不許世隆令其外兵參軍陽叔淵單騎

馳赴北中簡閱敗衆以次内之而斛斯椿未得入城詭說叔淵曰天光部下皆是西人聞其欲掠京邑遷都長安宜先内我以爲其備叔淵信而内之椿既至橋盡殺世隆黨附令行臺長孫稚詣闕奏狀別使都督賈智張勸率騎掩執世隆與兄彥伯俱斬之時年三十三初世隆曾與吏部尚書元世儁握槊忽聞局上欻然有聲一局之子盡皆倒立世隆甚惡之世隆又曾晝寢其妻奚氏忽見有一人持世隆首去奚氏驚怖

就視而世隆寢如故也旣覺謂妻曰向夢人斷
我頭去意殊不適又此年正月晦日令僕並不
上省西門不開忽有河內太守田怗家奴告省
門亭長云今旦爲令王借車牛一乘終日於洛
濱遊觀至晚王還省將軍出東掖門始覺車上
無褥請爲記識時世隆封王故呼爲令王亭長
以令僕不上西門不開無車入省兼無車跡此
奴固陳不已公文列訴尚書都令史謝遠疑謂
妄有假借白世隆付曹推檢時都官郎穆子容

窮究之奴言初來時至司空府西欲向省令王
嫌遲遣二防閤捉儀刀催車車入到省西門王
嫌牛小繫於闕下槐樹更將一青牛駕車令王
著白紗高頂帽短黑色儐從皆裙襦袴褶握板
不似常時服章遂遣一吏將奴送入省中聽事
東閤內東廂第一屋中其屋先常閉籥子容以
西門不開忽言從入此屋常閉奴言在中詰其
虛罔奴云此屋若閉求得開看屋中有一板牀
牀上無席大有塵土兼有一甕米奴拂牀而坐

兼畫地戲弄甕中之米亦握看之定其閉者應無事驗子容與謝遠自入看之戶閉極久全無開跡及入拂牀畫地蹤緒歷然米亦符同方知不謬具以此對世隆悵然意以為惡未幾見誅

世隆弟世承莊帝初為寧朔將軍步兵校尉欒城縣開國伯又特除撫軍將軍金紫光祿大夫左衛將軍尋加侍中領御史中尉世承人才猥劣備員而已及元顥內逼詔世承守轘轅世隆棄虎牢不暇追告尋為元顥所擒臠殺之莊帝

還宮贈使持節都督冀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
司徒冀州刺史追封趙郡公
世承弟弼字輔伯前廢帝初爲散騎常侍左衛
將軍封朝陽縣開國伯又除車騎將軍左光祿
大夫領左右改封河間郡公尋爲驃騎大將軍
開府儀同三司青州刺史天光等之赴韓陵也
世隆以其府長史房謨兼尚書爲齊州行臺召
募士馬以趣四瀆闕弼揔東陽之衆亦赴亂城疑揚
聲北渡以爲掎角之勢及天光等敗弼乃還州

世隆既擒弼欲奔蕭衍數與左右割臂爲約弼帳下都督馮紹隆爲弼信待乃說弼曰今方同契闊須更約盟宜可當心瀝血示衆以信弼乃從之遂大集部下弼乃踞胡牀令紹隆持刀披心紹隆因推刃殺之傳首京師

尒朱度律榮從父弟也鄙朴少言爲統軍從榮征伐莊帝初除安西將軍光祿大夫封樂鄉縣開國伯尋轉安北將軍朔州刺史復除軍州刺史後加散騎常侍右衛將軍又除衛將軍左光

禄大夫兼京畿大都督榮死與世隆赴晉陽元曄之立以度律爲太尉公四面大都督封常山王與尒朱兆入洛兆還晉陽留度律鎮京師前廢帝時爲使持節侍中大將軍太尉兼尚書令東北道大行臺與仲遠出拒義旗齊獻武王間之與尒朱兆遂相疑貳自敗而還度律雖在軍戎聚斂無厭所至之處爲百姓患毒其母山氏聞度律敗遂恚憤而發病及度律至母責之曰汝既荷國恩無狀反叛我何忍見他屠

戮汝也言終而卒時人怪異之後解大行臺揔
隷長孫稚戰於韓陵敗還斛斯椿先據河梁
度律欲攻之會大雨晝夜不止士馬疲頓弓矢
不得施用遂西走於灅波津爲人擒執椿囚之
送於齊獻武王王送於洛斬之都市
尒朱天光榮從祖兄子少勇決善弓馬榮親愛
之每有軍戎事要常預謀策孝昌末榮將擁
衆南轉與天光密議既據幷肆仍以天光爲都將
揔統肆州兵馬肅宗崩榮向京師以天光攝行

肆州委以後事建義初特除撫軍將軍肆州刺史長安縣開國公食邑一千戶榮將討葛榮留天光在州鎮其根本謂之曰我身不得至處非汝無以稱我心永安中加侍中金紫光祿大夫北秀容第一酋長尋轉衛將軍大將軍元天穆東征邢杲詔天光以本官爲使持節假鎮東將軍都督隸天穆討破之元顥入洛天光與天穆會榮於河內榮發之後并肆不安詔天光以本官兼尚書僕射爲并肆雲恒朔燕蔚顯汾九州

行臺仍行并州委以安靜之天光至并州部分約勒所在寧輯顥破尋還京師遷驃騎將軍加散騎常侍改封廣宗郡公增邑一千戶仍爲左衛將軍建義元年夏万俟醜奴僭大號朝廷憂之乃除天光使持節都督雍岐二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雍州刺史率大都督武衛將軍賀拔岳大都督侯莫陳悅等以討醜奴天光初行唯配軍士千人詔發京城已西路次民馬以給之時東雍赤水蜀賊斷路詔侍中楊侃先行曉慰

并徵其馬保雖入慰勞而蜀持疑不下天光遂入關擊破之簡取壯健以充軍士悉收其馬至雍又税民馬合得萬餘匹以軍人寡少停留未進榮遣責之杖天光一百榮復遣軍士二千人以赴天光令賀拔岳率千騎先驅至岐州界長城西與醜奴行臺尉遲菩薩相遇遂破擒之獲騎士三千步卒萬餘醜奴棄岐州走還安定置柵於平亭天光發雍至岐與岳合勢於汧渭之間停軍牧馬宣言遠近曰今時將熱非可征討

待至秋涼別量進止醜奴每遣窺覘有執送者天光寬而問之仍便放遣免者傳其待秋之言醜奴謂以爲實分遣諸軍散營農稼在岐州之北百里涇川使其太尉侯伏侯元進領兵五千據險立柵且耕且守在其左右千人已下爲一柵者乃復數處天光知其勢分遂密嚴備晡時潛遣輕騎先行斷路以防賊知於後諸軍盡發昧旦攻圍元進大柵拔之諸所俘執並皆放散須臾之間左右諸柵悉來歸款前去涇州百

八十里通夜徑進後日至城賊涇州刺史侯幾長
貴疑仍以城降醜奴棄平亭而走欲趨高平天
光遣岳輕騎急追明日及醜奴於平涼長平坑
一戰擒之天光明便共逼高平城内執送蕭寶
夤而降賊行臺万俟道洛率衆六千人入山不
下時高平大旱天光以馬乏草乃退於城東五
十許里息衆牧馬於是涇豳二夏北至靈州賊
黨結聚之類並來歸降天光遣都督長孫邪利
率二百人行原州事以鎮之道洛招誘城人來

掩襲殺邪利并其所部天光與岳悅等馳赴之道洛出城拒戰暫交便退追殺千餘人道洛還走入山城復降附天光遣慰喻道洛不從乃率衆西依牽屯山據險自守榮責天光失邪利不獲道洛復遣使杖之一百詔降爲散騎常侍撫軍將軍雍州刺史削爵爲侯天光與岳悅等復向牽屯討之天光身討道洛道洛戰敗率數千騎而走追之不及遂得入隴投略陽賊帥王慶雲慶雲以道洛驍果絕倫得之甚喜便謂大事

可圖乃自稱皇帝以道洛為大將軍天光欲討之而莊帝頻勑榮復有書以隴中險遠兼天盛暑令待冬月而天光知其可制乃率諸軍入隴至慶雲所居永洛城慶雲道洛出城拒戰天光復射中道洛臂失弓還走破其東城賊遂併趨西城城中無水衆聚熱渴有人走降言慶雲道洛欲突出死戰天光恐失賊帥爐燼未已乃遣謂慶雲曰力屈如此可以早降若未敢決當聽諸人今夜共議明晨早報而慶雲等冀得小緩

待夜突出報天光云請待明日天光因謂曰相
知須水今爲小退任取河飲賊衆安悦無復走
心天光密使軍人多作木槍各長七尺至黄昏
時布立人馬爲防衛之勢周匝立槍要路加厚
又伏人槍中備其衝突兼令密縛長梯於城北
其夜慶雲道洛果便突出馳馬先進不覺至槍
馬各傷倒伏兵便起同時擒獲餘衆皆出城南
遇槍而止城北軍士登梯上城賊徒路窮乞降
至明肅衆其仗天光岳悦等議悉坑之死者万

七千人分其家口於是三秦河渭瓜涼鄯善咸來款順天光頓軍略陽詔宥以天光前官爵尋加侍中儀同三司增邑至三千戶秦州城民謀殺刺史駱超超覺走歸天光天光復與岳悅等討平之南秦滑城人謀害刺史辛琛顯琛顯走赴天光天光遣師臨之徃皆尅定初賊帥夏州人宿勤明達降天光於平涼後復北走收聚部類謀為逆攻降人叱干麒麟麒麟欲并其衆麒麟請救於天光天光遣岳討之未至明達走於東夏岳

聞榮死故不追之仍還涇州以待天光天光亦下
隴與岳圖入洛之策進至雍州北破叛巳疑詔遣
侍中朱瑞詣天光尉喻天光與岳謀欲令帝外
奔別更推立乃頻啓云臣實無異心惟仰奉天
顏以申宗門之罪又其下寮屬啓云天光密有
異圖願思勝筭以防微意既而莊帝進天光爵
爲廣宗王元曄又以爲隴西王及聞介朱兆巳
入京師天光乃輕騎向都見世隆等尋便還雍
世隆等議廢元曄更舉親賢遣使告天光天光

與定策立前廢帝又加開府儀同三司兼尚書令
關西大行臺天光北出夏州遣將討宿勤明達
擒之送洛時費也頭帥紇豆陵伊利万俟受洛
干等據有河西未有所附天光以齊獻武王起
兵信都内懷憂恐不復北事伊利等但微遣備
之而已又除大司馬於時獻武王義軍轉盛尒
朱兆仲遠等既經敗退世隆累使徵天光天光
不從後令斛斯椿苦要天光云非王無以能定
豈可坐看宗家之滅也天光不得已而東下與

仲遠等敗於韓陵斛斯椿等先還於河梁拒之天光既不得渡西北走遇雨不可前進乃執獲之與度律送於獻武王王致於洛斬於都市年三十七尒朱專恣分裂天下各據一方天光有定關西之功差不酷暴比之兆與仲遠爲不同矣史臣曰尒朱兆之在晉陽天光之據隴右仲遠鎭捍東南世隆專秉朝政于時立君廢主易於弈棊慶賞威刑咸出於己若使布德行義憂公忘私脣齒相依同心協力則磐石之固未可圖

也然是庸才志識無遠所爭唯權勢所好惟財色譬諸溪壑有甚豺狼天下失望人懷怨憤遂令勍敵得容覘閒心腹内阻形影外合是以廣阿之役葉落冰離韓陵之戰土崩瓦解一旦殄滅豈不哀哉傳稱師克在和詩云貪人敗類貪而不和難以濟矣

列傳第六十三　　魏書七十五

列傳第六十四　魏書七十六

盧同　張烈

盧同字叔倫范陽涿人盧玄之族孫父輔字顯元本州別駕同身長八尺容皃魁偉善於處世太和中起家北海王詳國常侍稍遷司空參酒昌黎太守尋爲營州長史仍帶郡入除河南尹丞遷太尉屬會豫州城民白早生反都督中山王英尚書邢巒等討之詔同爲軍司事平除冀州鎮東府長史遭父憂解任後除司空諮議參

軍兼司馬爲營構東宮都將延昌中秦州民反詔同兼通直常侍持節慰諭之多所降下還轉尚書右丞進號輔國將軍以父諱不拜改授龍驤熙平初轉左丞加征虜將軍時相州刺史奚康生徵民歲調皆七八十尺以邀奉公之譽部內患之同於歲祿官給長絹同乃舉按康生度外徵調書奏詔科康生之罪兼褒同在公之績肅宗世朝政稍衰人多竊冒軍功同閱吏部勳書因加檢覈得竊階者三百餘人同乃表言

竊見吏部勳簿多皆改換乃校中兵奏按並復
乖舛臣聊爾揀練已得三百餘人明知隱而未
露者動有千數愚謂罪雖恩免猶須刊定請遣
一都令史與令僕省事各一人揔集吏部中兵
二局勳簿對勾奏按若名級相應者即於黃素
楷書大字具件階級數令本曹尚書以朱印印
之明造兩通一關吏部一留兵局與奏按對掌
進則防揩洗之僞退則無改易之理從前以來
勳書上省唯列姓名不載本屬致令竊濫之徒

輕爲苟且今請征職白民具列本州郡縣三長之所其實官正職者亦列名貫别録歷階仰本軍印記其上然後印縫各上所司統將都督並皆印記然後列上行臺行臺關太尉太尉檢練精實乃始關刺省重究括然後奏申奏出之日黄素朱印關付吏部頃來非但偷階冒名改換勲簿而已或一階再取或易名受級凡如此者其人不少良由吏部無簿防塞失方何者吏郡加階之後簿不注記緣此之故易生僥倖自今

叙階之後名簿具注加補日月當署印記然後
付曹郎中別作抄自印記一如當署郎中自掌
遞代相付此制一行差止姦罔詔從之同又奏
曰臣頃奏以黃素爲勳具注官名戶屬及吏部
換勳之法事目三條已蒙旨許臣伏思黃素勳
簿政可麤止姦僞然在軍虛詐猶未可盡請自
今在軍閱簿之日行臺軍司監軍都督各明立
文按處處記之斬首成一階已上即令給券一
紙之上當中大書起行臺統軍位號勳人甲乙

斬三賊及被傷成階已上亦具書於券各盡一
行當行豎裂其券前後皆起年號日月破某處
陳某官某勳印記爲驗一支付勳人一支付行
臺記至京即送門下別函守録又自遷都以來
戎車屢捷所以征勳轉多叙不可盡者良由歲
久生姦積年長僞巧吏階緣偷增遂甚請自今
爲始諸有勳簿已經奏賞者即廣下遠近云某
處勳判咸令知聞立格酬叙以三年爲斷其職
人及出身限内悉令銓除實官及外號隨才加

授庶使酬勤者速申立功者勸事不經久僥倖
易息或遭窮難州無中正者不在此限又勲薄
之法征還之日即應申送頃來行臺督將至京
始造或一年二歲方上勲書姦偽之原實自由
此於今以後軍還之日便通勲簿不聽隔月詔
復依行元叉之廢靈太后也相州刺史中山王
熙起兵於鄴熙敗以同爲持節兼黄門侍郎慰
勞使乃就州刑熙還授平東將軍正黄門營明
堂副將尋加撫軍將軍光禄大夫本州大中正

同善事在位爲又所親㦸熙之曰深窮黨與以
希又旨論著非之又給同羽林二十人以自防
衛同兄琇少多大言常云公侯可致至此始爲
都水使者同啓求回身二階以加琇琇遂除安
州刺史論者稱之營州城民就德興謀反除同
度支尚書黃門如故持節使營州慰勞聽以便
宜從事同頻遣使人皆爲賊害乃遣賊家口三
十人并免家奴爲良齎書諭德興德興乃降安
輯其民而還德興復反詔同以本將軍爲幽州

刺史兼尚書行臺慰勞之同慮德興難信勸衆
而往爲德興所擊大敗而還靈太后反政以同
叉黨除名孝昌三年除左將軍太中大夫兼左
丞爲齊兗二州行臺節度大都督李叔仁闕莊
帝踐祚詔復本秩除都官尚書復兼七兵以同
前慰勞德興之功封章武縣開國伯邑四百戶
正除七兵尋轉殿中加征南將軍普泰初除侍
中進號驃騎將軍左光祿大夫同時久病彊牽
從務啓乞儀同初同之爲黃門也與前廢帝俱

在門下同異甚爲人素相款託廢帝以恩舊許之除儀同三司餘官如故永熙初薨年五十六贈侍中都督冀滄瀛三州諸軍事驃騎大將軍司空公冀州刺史開國伯如故賜帛四百匹謚曰孝穆三年復加贈尚書右僕射有四子長子斐武定中文襄王大將軍府掾

斐弟筠青州治中

同兄靜太常丞

靜子景裕在儒林傳

張烈字徽仙清河東武城人也高祖賜名曰烈仍以本名爲字焉高祖悕爲慕容儁尚書右僕射曾祖恂散騎常侍隨慕容德南渡因居齊郡之臨淄烈少孤貧涉獵經史有氣槩時青州有崔徽伯房徽叔與烈並有令譽時人號曰三徽高祖時入官代都歷侍御主文中散遷洛除尚書儀曹郎彭城王功曹史太子步兵校尉蕭寶卷將陳顯達治兵漢南謀將入寇時順陽太守王青石世官江南荊州刺史廣陽王嘉慮其有

異表請代之高祖詔侍臣各舉所知互有申薦者高祖曰此郡今當必爭之地須得堪濟之才何容況舉也太子步兵張烈每論軍國之事時有會人意處朕欲用之何如彭城王勰稱贊之遂勑除陵江將軍順陽太守烈到郡二日便爲寶卷將崔慧景攻圍七十餘日烈撫厲將士甚得軍人之和會車駕南討慧景遁走高祖親勞烈曰卿定可遂能不負所寄烈拜謝曰君不值鑾輿親駕臣將不免困於犬羊自是陛下不負

臣非臣能不負陛下高祖善其對世宗即位追
録先勲封清河縣開國子邑二百戶尋以母老
歸養積十餘年頻值凶儉烈爲粥以食飢人蒙
濟者甚衆鄉黨以此稱之肅宗初除龍驤將軍
司徒右長史又轉征虜將軍司空長史先是元
叉父江陽王繼曾爲青州刺史及叉當權烈託
故義之懷遂相諂附除前將軍給事黃門侍郎
尋加平南將軍光祿大夫後靈太后反政以烈
叉黨出爲鎮東將軍青州刺史于時議者以烈

家產畜殖僮客甚多慮其怨望不宜出爲本州
改授安北將軍瀛州刺史爲政清靜吏民安之
吏滿還朝因辭老還鄉里兄弟同居怡怡然爲
親類所慕元象元年卒於家時年七十七烈先
爲家誡千餘言并自叙志行及所歷之官臨終
勑子姪不聽求贈但勒家誡立碣而已其子質
奉行焉
質博學多才藝解褐奉朝請員外郎龍驤將軍
諫議大夫未襲爵興和中卒於家

質弟登州主簿

烈弟僧晧字山客歷涉羣書𠃔於談說有名於當世熙平初徵爲諫議大夫正光五年以國子博士徵之孝昌二年徵爲散騎侍郎並不赴世號爲徵君焉好營產業孜孜不已藏鏹巨万他資亦稱是兄弟自供儉約車馬瘦弊身服布裳而婢妾紈綺僧晧尤好蒲弈戲不擇人是以獲譏於世前廢帝時崔祖螭舉兵攻東陽城僧晧與同事敗死於獄籍没家產出帝初許復業

子軌州主簿

史臣曰盧同質器洪厚卷舒兼濟張烈早摽名輩氣尙見知趨捨深沈俱至顯達雅道正路其殆病諸